

A portrait of a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dark suit, white shirt, and patterned tie. He is resting his chin on his hand and looking thoughtfully to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out-of-focus mix of pink and purple hues.

黄先明 著

故园情结

人間情話

黃先明 著

故园情结

黄先明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社址：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电话：6706633 传真：6701382)

* *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4 字数：132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962-450-307-0/A·08 定价：7.8 元



胡 马 依 北 风
越 鸟 巢 南 枝



作者介绍

黄先明，粮食难关时偏偏到人世来报到，跳出乡土到城市睽隔数十载，偏偏又对那片土地情有独钟，在别人忙乎着戏耍人生的时候，偏偏又选择了写作……活脱脱作贱自己。

不谄上，不媚世，没有人格依附，活个纯洁清白，是他做人 与行文的宗旨，也是他喜于畅饮的人生窖酒。故尔在小说集《听取蛙声一片》成书之后两年，又完成这本散文集子，虽说不上灵性与颖悟，倒也有着内省的况味。不必邀宠于世人，却需对得起那一船星辉的河流。

最撩拨人的称谓是黄五、一介乡土作者，最无所谓的称谓是教导主任、副校长。



家庭简介

黄先明、彭英、黄辽，三个文字符号，组成了当今中国最庸常的三口之家。这家并无超拔之处，所幸只是能把家的自身建设放置首位，面对“英雄”主义被滔滔而来的实用主义所替代的时势，他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娱自乐，大展才情。苍天在上，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使命感啊！

贯注这种使命感的图腾是那个清贫年代唤作茅台的镇子——并非今天的高烧大热的茅台。为着它，一家子自强不息，天行健，把庸常渡得有滋有味，这可是思想者一种本体的回归？

目 录

梦回丁字口	(1)
银滩	(8)
流火的茅台	(11)
小道	(14)
茅台河上诸旺沱	(18)
山中师道	(20)
哪张合影照	(24)
“出差”七、八年	(29)
第四种情证	(34)
情系南坳	(47)
好人平安	(52)
暮蔼中的话	(56)
遥寄哀思	(59)
眼底烟尘	(62)
人生冬季	(67)
来自香树湾的信	(71)
川南有个姨孃	(74)
隔代情	(78)
草鞋兮归来?	(81)
也是“包工头”	(84)

过把老板瘾	(88)
生日杂吟	(93)
壮歌“一路顺”	(96)
儿子总该比我聪明	(99)
游鱼颂	(103)
老百姓之难	(108)
学会自娱	(113)
英雄累	(116)
《好了歌》大启明	(119)
大活人的鬼故事	(123)
苦旅的底蕴	(129)
家常味驰想	(133)
写作之乐	(137)
凡人之乐	(141)
男人的风景	(145)
“厕所国际会议”及其他	(148)
乱世用重典	(155)
在“食为天”谈食	(159)
曹操的“问题”	(162)
过去的背影	(164)
《孽债》引起隐私权	(167)
“领导坐中巴”启蒙	(170)
尘世笔记	(173)
后记	(197)

梦回丁字口

茅台街市的丁字口，不很正宗。这个“丁”字，极不规范，象刚学写字的顽童费力划成，一横不横，竖钩不竖，只是大概粗略，似是而非。

我从记事起，就熟悉它。上学了，每天背着书包，要从丁字口过上过下。丁字口是镇上人政治信息的中心，街上一旦有什么热闹，总是发生在丁字口。久而久之，锣响就直往丁字口跑，鼓响也往丁字口跑。茶余饭后，娃儿玩耍，奔向丁字口；大人散步，汇聚丁字口。每当举行什么集会，开展什么活动，也在丁字口。丁字口，简直就是茅台的“王府井”。

丁字口，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花团锦簇，它拥有的是一块水泥球场和球场边一个供开大会、放电影、文艺演出等用的水泥台子。还有的就是面对民舍后的青山，后靠静静流淌的茅台河。

出门就见山，上街就下坡的茅台，有这块居中的平地，因为人心之向，那怕是弹丸之地，也属于茅台的黄金之所了。

前些年，即是听说过电视而未见过电视的那些年，看场演

出，望回电影，其情群激昂之状决不亚于如今的世界杯。一旦听说今晚要演出或放电影，太阳还没落山，火球还在羊山坳顶上金光闪闪时，人们便三三两两端着长凳、短凳，在丁字口露天球场上抢占最佳位子，迟到的就只有名列最后了，当然会吃尽左偏右躲、伸长颈子观看之苦的。最骄傲自豪的就要数放映或演出之前，那讲话的领导。在众目睽睽之下，手握麦克风，所有脑袋都扭向他这个“圆心”。其次，当算放电影的技师和演出报幕员这些人了。

小学念书时，在丁字口我也曾留下自豪的历史。学校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被选中。然后，在节日的夜晚，堂而皇之地在丁字口登台亮相。宣传队的谭老师有意培养我，在演出之前，要我代表学校宣传队，站在台子中央的麦克风前讲话。这时的我，能讲什么？知寒知暖的谭老师每次都是把讲话稿给我写好，只管照本宣科就行了。这样，我不但在丁字口“风光”了一番，同时也知道了“讲话稿”“演讲稿”为何物，尤为重要的，是内向腼腆的我由此得到了出众的锻炼。

我敢说，茅台儿女，谁的心中神圣的部位没包含丁字口？谁不在丁字口获得成长的激素？在丁字口或多或少都得到过收益，受到过启迪，悟出些道理，懂得些知识。

在丁字口球场边用竹杆撑起的银幕上，我们幼小的世界里便有了王成、丁大勇、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英勇人物的位置，过早地播下了胜利和珍惜的种子至今依然发生着效应。从“王杰”“雷锋”的故事中，虽然还不知道怎么做人的大道理，但“对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甘作革命的螺丝钉”等句子还是萦怀脑际，常温不灭的。那段时间，和“全国八个样板戏”相

对应的，是反复映播《草原英雄小姐妹》、《闪闪的红星》、《卖花姑娘》、《渡江侦察记》、《打击侵略者》、《苦菜花》、《智取威虎山》等影片，人们照看不厌，常看常新，似乎每次都受益匪浅！电影散场，大人喊娃儿，娃儿找大人的叫声此起彼伏。扛在肩上，脚朝天的长凳、短凳散向四方，长长短短、参差错落，不时，还发出互相撞碰的“嘭嘭”声响，但人情纯厚，互相体谅，决难有一次不依不饶的口角斗殴，一切显得宽容与和谐，好一种“丁字口之风”！

丁字口，还是盛产精神粮食的主要产地。“包谷”也好，“高粱”也罢，反正人们是有实实在在的收获的。特别是对那时还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我们，一幕幕电影一场场演出就象一股股清泉，流进我们纯洁的心田，滋润着我们纯洁的心田，也许可以称为“终生受用”，至少常常勾起过来人幸福的回味。

丁字口还有一景，开大会。只要那水泥台上的高音喇叭一响，人们便自觉地来到丁字口。批判大会、庆祝纪念大会，送肥到农村动员大会等等，每一种声音，每一个指示，都首先从丁字口传出，然后才扩散到其它角落。丁字口便是各种精神，各种消息的“源头”，从那个年代讲，它指挥一切，甚而指挥着人们如何衣、食、住、行。

丁字口的实惠之处——茅台人赖以生存的菜篮子米袋子交易中心。这里的农民赶集天天都有，年年如斯，被称为“百日场”。有人们每天必须的肉类、蔬菜、水果……，从四面八方涌来，又散向茅台的千家万户。丁字口主宰着茅台人的“开门七件事。”

一块篮球场，凝集着茅台人的欢欣与娱悦，茅台人在上面

发泄着爱，舒展着闲。笑在篮球场，乐在篮球场。一块简陋的球场，竟成为茅台人善良、厚道、勇敢、智慧、力量的交汇点，物质的贫穷与精神的丰盈之间取得了伟大的和谐。

不知从那一辈人开始算起，茅台人酷爱的体育活动是篮球。我想，这也许就是丁字口那块难得之地，人们没有利用它造别的什么建筑，而铺成篮球场的原因吧！人们常说，茅台人不会喝酒的是少数，这与那块出美酒的神奇的土地有关；茅台人不会游泳是个别，这与那条吻街而下的茅台河有缘；茅台人不会打篮球的没有几人，这就是丁字口那块篮球场的成因了。我们读小学时，人矮力薄，大篮球没法投上去，那就打小篮球。我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年，全县召开小学生小篮球运动会，我们茅台一小代表队名列前茅，后来竟以我们学校为基础组队，代表县里参加了地区级的小学生小篮球运动会。到了中学，我们仍然爱球如命，今天我的朋友们，实际上大都是那时的球友。每当丁字口张贴出球讯海报，管它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人们都热情观战，评头品足，打球的打得认真、卖力，观战的看得积极、诚恳。所谓“重在参与”，那才真格的可以这样说。难怪一赶场农民见状后，不解地说：街上的人就是稀奇，十几个人都在抢一个园东西，一个人一个就不抢了，旁边还有看热闹的，看得展劲，没有那个去招呼他们。我昨天看到他们在抢，今天又在抢，吃饱了不“安寒”。

“半头栏”，也许是丁字口球场上的重要特色。打全场球，要十个人，还要有裁判员、记时员等，而“半头栏”就随意多了，只要人数是双的，多少不论，男女不限，便可点成两队，以球场中线为界，都向同一个球板进攻，以划拳单双确定那队发球，

就可打开去了。犯规、违例由打球人自判，多少球为胜由打球人自定。对垒双方虽然有胜有负，但大都能服从真理，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中途又来爱好者了，临时加到队中去，不打到太阳落下山羊坳，决不鸣锣收兵。

这种没有级别，没有物质奖惩的“半头栏”，成了茅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篮球生活的重头戏。正规比赛毕竟不多，而更多的是自发的竞技。赤日炎炎的夏天，太阳卷起了干燥的尘土，加上无数双脚的掀踢，整个球场笼罩在一片鏖战之中。打球的索性脱下背心，露出黑浸浸的发达的肌肤，在灰中奔跑、抢断、挥汗、失望、叹气、欢呼、大笑。进攻者全神贯注，防守者寸步不让，每个人都打得不含糊，每个人都有使不完的劲。这一幅灰黑的立体画卷，使人向上，催人振奋。更难能可贵的，在灰中还有一群忠诚的观众，他们也在为某球的精彩欢呼雀跃，为某球的失误顿脚捶胸。

这块球场，改变过一些人的命运。从球场上几经风雨摔打以后，有的人就立志报考体育，终致如愿以偿，后来成为仁怀各级学校的体育老师，为普及篮球运动又立新功。倘若丁字口没有这块地，我相信，健壮的茅台人和健康的竞技心理多少会缺损与不足的罢！

我也曾经在这球场上，演绎过一场攸关人生的转折大戏。面临高考，我准备报考体育，而且胸有成竹。高考前夕，在学校与茅酒厂的一场比赛中，我右脚踝关节不料被扭成骨折，痛得大哭。高考时进考场都是拄着拐杖去的，报考体育转眼成为泡影。后来，考上了师专学中文，毕业后又回到母亲怀抱，最后成家迁徙，现在拥有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家庭氛围。人生如戏，

真是难以逆料自己最后的归宿，如若那场比赛我不曾扭伤呢？我会成为体育老师吗？我会拥有另一个别样的家吗？在人生的道路上又将有几多春光几多风雨？由此，我是怨恨丁字口？还是感激丁字口？或许说，本来就是丁字口命定了我的后半生？

春节，丁字口更是欢乐的海洋。花灯在这里跳，马马灯在这里摇，龙灯在这里舞，川戏在这里唱，一街人在这里闹。闹！闹！闹！闹它个心情舒畅，闹它个天开河口，闹出明日一轮鲜红的太阳。

两条“彩龙”从丁字口起程，在诸旺沱“请水”后，“飞”向茅台的家家户户，表示对新年的衷心祝福。最后，汇合到丁字口的球场上，展现它们的多彩多姿。那时，耍龙灯的烟火甚少，为了耍得高兴，耍得热闹，人们事先把笨重的炼铁炉搬至丁字口，把铁块装入炉内，用力拉扯风箱，慢慢把铁块溶化。耍龙时，从铁炉内舀出铁水，向上轻抛，然后用木板用力把铁水向天空拍打出去，洒成礼花状。顿时，打散的铁水，向四方飘落，形成朵朵小花。耍龙的就在这“飞花”之下，来回奔跑，上下舞动。

这场面蔚为壮观，具有大千忘我的神韵。拉风箱的汗水流淌，但还不停地卖劲地拉，仿佛要拉出他们内心的全部喜悦。拍打“飞花”的，滚烫的铁水，映红他们的脸膛，炙烤得阵阵刺痛，但他们毫不手软，在他们心中，打出的不是粒粒飞花，而是茅台人如丝的欢悦。舞龙的，裸露半身，赤着双脚，“飞花”落下的铁渣，烫得他们不停地跳跃，奔跑，而想上阵舞龙者，跃跃欲试，这些龙的传人，要舞出祝福，祝福人民，祝福茅台的明天！

丁字口，还是我们美梦的营造者。一天，我翻阅像册。有一张像片跃入眼帘，那是我们小学毕业时的集体留影。这张毕业照是二十年前在丁字口拍的。望着像片上那一张张熟悉的、幼稚的脸庞，我思绪万千。“记得少年骑竹马，转眼已是青蓬蓬”，这些昔日的同学，现在，有的在边防前哨，手握钢枪，保家卫国；有的在酒甌旁，挥舞掀把，为人民酿造春天；有的站在讲台上默默耕耘，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有的在商海弄潮，勇做时代弄潮儿；有的手握锄头，在黄土地上播种、收获……人生真快，让丁字口这不变的地方把我们一个个少年变成携妻养子、莫名其妙的成年人了！

他们，我们，旧日清贫年代的茅台儿女们，无论天涯、海角，有谁不梦回丁字口？情系丁字口？

丁字口，我的不灭梦境！

银滩

茅台河水，在诸旺沱慢悠悠地回旋，象儿子不愿离开慈母，但又不得不离开慈母去远行那样，恋恋不舍地向东流去。河水出诸旺沱的岸边，便有一大片形状各异的乱石，大如斗，小似蛋，它们差参错落，遍地布满，日夜伴着东去的流水。

人们把这一片乱石河滩，称为“银滩”。

我小时候，足迹踏遍了银滩坝的沟沟角角，常常是饭碗一丢，三朋四友一邀约，提着空玻璃酒瓶，就往银滩坝上奔。

我们去搬九香虫。

九香虫，体扁平，黑褐色，形似蟑螂。它有何价值，我们不知，只听说可以卖钱。在那个三分钱可买一个米粑一角钱可吃一碗面条的年代，有换钱的虫子白白等待你去搬，那乱石滩真谓是“金银滩”。同时，茅台河水沿镇而下，河岸曲折悠长，到处都有石堆石罅，但是九香虫不知为什么唯恋那片乱石？

搬九香虫，捉九香虫，要捉到一个虫子，是很辛苦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从乱石包包的这头搬到那头，这坎坎坷坷的路地确难行，脚被乱石擦破皮、刺流血的事时有发生，有时甚至脚

被扭伤，偏偏倒倒回家，那手中的空瓶不停地左右晃动。九香虫常常藏于石头底下，要捉到它，不知要搬动多少石头。弯着腰，拱着背，幼小细嫩的十指不断地在粗糙的石面上摩擦。好不容易逮到一只，赶紧把它塞进随身带着的空酒瓶内。这时，绝不能在同伴面前骄傲，否则，一不留神，虫子跑掉，前功尽弃。不叫捉九香虫，而叫搬九香虫，这“搬”比“捉”更具体、生动、形象。

岸边滩上有娃儿“搬”的身影，河畔船旁有大人“淘”的号声。淘什么？清水沙。

茅台河水，日夜流。从峡谷来，从森林来，带来高山的神韵，带来田野的花香。同时，也源源不断地带来了泥沙。经过流水的冲洗，泥被洗去，而沉下的是沙。不含泥性的清水沙，是建筑上的好材料。幢幢高楼，不正是这一沙一石垒起来的吗？人们撑来运沙的船只，停放在河畔，跳下齐腰深的水中，用工具把河底的沙捞起倒入船舱内。这其间，又让河水再一次“淘”沙，因而沙更纯更净。然后，拉纤、撑杆，运到岸上，讨价还价。

河沙也能变钱，我们感到惊讶，无奈人小力薄，只有在搬着虫子的同时，望沙叹息。不过，这增添了我们拥有银滩坝的那份自豪！

银滩坝，每年在鱼产卵的季节，更是热闹的所在。大人娃娃争相观望打板子鱼。

清晨，打渔人就把稻草放在河中，给鱼提供一个产卵的场所，其实布下的一个陷阱。当鱼在挣扎产卵之际，提着鱼网，蹲在岸边，一动不动的打渔人，顿时，一跃而起，那张网闪电般地